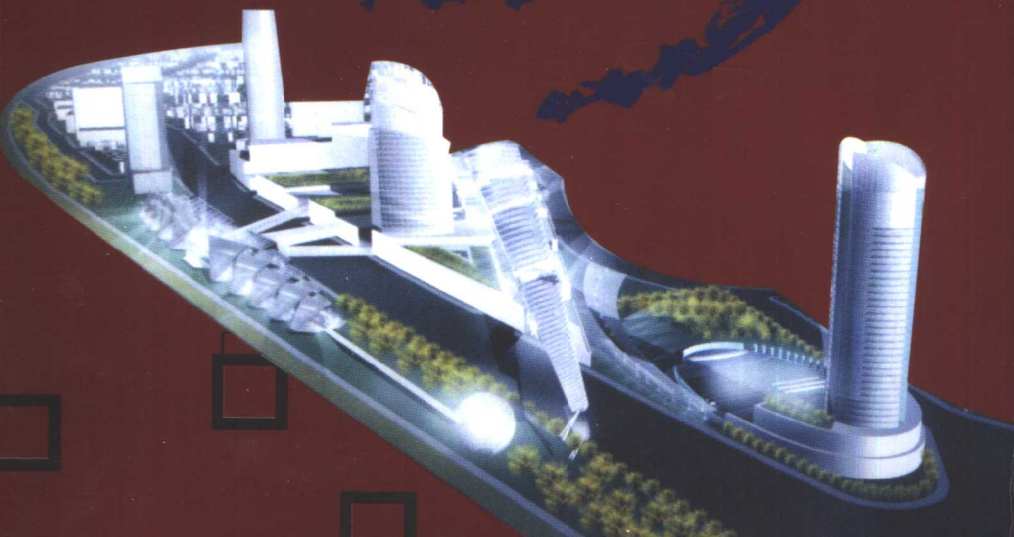


孙 博著

回流



孙 博著

回流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流/孙博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006-4856-1

I. 回... II. 孙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0365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15592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0.75 印张 3 插页 25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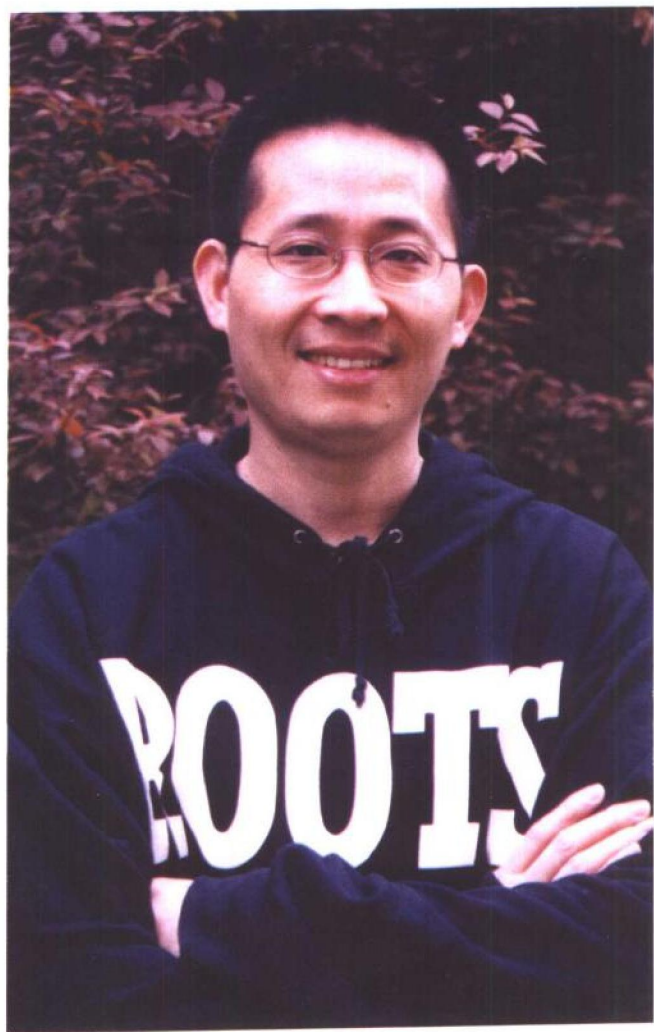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8,000 册 定价: 1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孙博，原名孙曰融，另有笔名南方，现为加拿大中国笔会理事、多伦多华人作协会员，任《星岛日报》加东版新闻编辑、加拿大多蒙文化传播公司策划总监。



生于上海，毕业于上海师大中文系、心理学硕士班，曾任讲师。1990年移居加拿大，曾任滑铁卢大学心理学系访问学者、多伦多《世界日报》编辑组长。已发表文学作品400万字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茶花泪》、《男人三十》，纪实文学集《小留学生闯世界》、《枫叶国里建家园》，散文集《您好！多伦多》等近10部。

第一章

1

“……网络股是泡沫，生化股可是奶酪啊！你们到底慌什么？”
一个男人的嚎叫，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内回荡。

理着平头的高峰情不自禁地站起来，在所有就座者面前，他那一米八十的个头更像顶天立地的松树了。他左手快速松开领带，紧握的右拳依然在空中比画，轮廓分明的脸庞拉得长长的，一副气冲冲的样子。

前额略秃的罗永康马上手撑桌子站起来，一把搭着高峰的肩膀尽力往下按。高峰摇摇头，无奈地坐下，那双眼睛依旧瞪得像电灯泡一样大，他右边带着黑框眼镜的周天明一声未吭，转过头默默地看着昔日温文儒雅的中学同窗。坐在最左边的办公室主任张晓蕾吓得脸色都变白了，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顶头上司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呆呆地凝视着平时谈笑风生的总裁，突然觉得陌生起来。

室内终于恢复了平静，四个人坐在月牙型会议桌前，聚精会神地观看大型电视荧光屏，他们正在和大洋彼岸的纽约召开秘密电视会议。那边厢，正是“新世纪生化有限公司”上市的前夜，华尔街利柏曼投资银行大楼会议室内，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儿。大家都没有料到，当天收盘的纳斯达克股市创历史新低，生化科技指数跌幅令人咋舌，准备次日挂牌上市的25美元价位势必要作调整。

“关键时刻，大家一定要冷静。”坐在正中间的首席执行长（CEO）麦玲紧锁双眉，炯炯有神的目光显示出女强人的独特魅力，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浦东这边人讲的，尤其是对高峰。

紧挨着她右边的邵文龙笃定地喝着咖啡，也许是这种火爆的场面见多了，不要说你一个高峰嚎叫，哪怕十个八个也应付自如。他是“新世纪”上市承销商利柏曼投资银行的代表，别看他尖嘴猴腮的样子，可是华尔街上赫赫有名的上市经理，成功主理过多家公司的首次上市。大概是为了摄像的方便，几个人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一边，麦玲左边是年轻的沈俊伟，最左边是公司的财务总监牛新汉，利柏曼投资银行的董事常健则坐在最右边，几个小时下来，他还没讲过一句话。

邵文龙放下咖啡杯，镇定自如地说：“之所以要把价位定在18.75，是想在生化股一片低迷下，刺激投资者的购买欲，这样会给投资者马上带来利润。至少，账面上让他们看到有利可图。”

在金融界打滚过好几年的总经理罗永康接过话题，有条不紊地道来：“邵先生讲得不错，大市不好应该折价出售，上市后在短期内就有一个上升空间。但是，价位定得太低，股票短期暴涨，对公司管理层来说并非是好事情，我们不可能像投资者指望的，在短期内把募股资本用于公司发展上，并且立竿见影地盈利，这样的话，以后反而会抑止股价上升势头……邵先生是专家了，我是班门弄斧，但股价要比应有的市场价值低25%，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。”

“低25%并不稀奇，有些公司低了30%，上市要看天时地利，今天收市的生化股没有一个逃过大难，平均跌幅高达85%啊。我和大家一样，最后关头不想看到功亏一篑的局面。”邵文龙口气生硬，似乎发出了最后通牒。

产品研发部主任周天明今天本来有事，但硬被高峰拖过来参加重要会议，既然来了也就不必客气，操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我们的‘生物导弹1号’在治疗疑难杂症中有奇特的效果，和

普通的抗癌药品是完全不一样的,它专门对付致癌的明确生化缺陷,还能抑制与某种白血病有关的缺陷……”

“我们的论文两周前在国家科学院杂志上发表后,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,全世界很多人纷纷请求参加临床试验,影响非同小可。”秀气的沈俊伟边说边做出打电话的手势,他是“新世纪”美国总部的总经理,也是高峰哈佛大学的师弟。

邵文龙透过镜片的目光,深邃而有力:“这些我很清楚!《华尔街日报》都报道了。大家要知道,我们采用的是全额包销,作为股票承销商压力是很大的,不得不考虑最坏的打算,我还是认为18.75比较合理。”

“我看,下调25%好像太低了一点,能否控制在10%左右。”两鬓过早变白的常健,终于开了金口。他向来以深谋远虑著称,既是利柏曼投资银行的董事,又负责“新世纪”的融资,还担任公司顾问,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除了邵文龙以外,两地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点了点头。再经过最后一轮的唇枪舌剑后,麦玲和邵文龙终于达成共识,彼此同意每股定23美元,发行300万新股。随着两地同时拍手叫好,笑容终于爬上了高峰的脸上,而邵文龙脸上的肌肉依然紧绷着。

电视会议结束前,麦玲再次询问:“上海的庆祝酒会安排得怎么样?”

“一切准备就绪,市府答应有领导来。”罗永康汇报道。

“太好了,趁机好好宣传‘新世纪’。”麦玲简单明了地说。

张晓蕾补充了一句:“请麦董放心。各大媒体都敲定了,两个电视台都会来人。”

麦玲微笑着点点头,抬腕看了看手表:“大家好好养精蓄锐吧,8个小时以后就开市了。”

高峰胸有成竹地自言自语:“再见。好戏在后头!”

华灯初放的浦东，笼罩在一片热空气中。一幢幢摩天大楼张牙舞爪地伸向夜空，竞相争高，难以计数的霓虹灯广告牌闪烁闪烁，夜色更浓。相比之下，直插天际的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尤为抢眼，双双射向穹苍的光柱凸显了阳刚之气。

高架路上车水马龙，大街小巷灯火点点。各种牌子的轿车川流不息，从四面八方驶向张江高科技园区。停车场外排着长队，一盏接一盏的车灯就像蜿蜒飞舞的火龙，好几个穿着制服的交通警察在维持秩序，井井有条。

衣冠楚楚的老中青男女，纷纷涌进张江区迎宾楼，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穿插其中。偌大的多功能会议厅里，铺着绛红色高级地毯，精雕细琢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数不清的大吊灯，光华四射，富丽堂皇。沿墙两侧的大型自助餐台上，摆着五颜六色的饮料和中西名点佳肴，穿着裙子的女侍应面带笑容迎客，打着领结的男侍应手托酒盘来回招呼客人。

300多名政要商贾和员工相继入场，除市府、浦东区委领导人外，还有本市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，国家教委、科委、北大、清华、中科院等单位，均有专人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祝贺。厅内人声鼎沸，一片喜气洋洋，人们三三两两地握手寒暄，中英文交错，学者风度翩翩，靓女花枝招展，与其说参加盛会，倒不如说是赶一场华洋混杂的高级“生活秀”。整个会场最引人注目的，还是中央巨型荧光屏上映出的醒目大字“庆祝‘新世纪’上市 2001年8月8日”。内行人都知道，这次以波士顿总部名义挂牌，只是为了上市的需要，除了一些临床试验外，“新世纪”的所有运作都在浦东，本质上就是浦东的公司上市。

高峰站在荧光屏前不远的地方，面带笑容地招呼着客人。他

身穿一套深蓝色西装，配着同色的衬衫，那条白领带显出几分别致和雅皮气，根本看不出他已步入不惑之年，倒像 30 出头的小伙子。旁边亭亭玉立的办公室主任兼高级秘书张晓蕾，正好比他矮半个头，五官端正的脸蛋上化着淡妆，胸前的白色珍珠项链晶莹剔透，长直发自然地披在肩头，散发出青春的气息，那身湖蓝色套裙和高峰的衣服颜色搭配得当，外人一定会以为他们是情侣或者是夫妻。

典型的北方大汉老马，在女儿带领下来到会场。每次见到高峰，马菁的心都会怦怦直跳，总是被他特殊的男子汉魅力所吸引，今天也不例外，尤其是他的这身潇洒打扮，一下子就把她少女的心勾过去了。老马大力地握着高峰的手不肯放下，兴奋地说：“终于盼来这么一天了！上海男人就是与众不同，20 年前我就这么说啦。”

“没有啦，都是托大家的福。”高峰合手作揖。

“怎么谦虚起来了？有多少洋博士能有你今天的成果？更别说是土博士了，我见得太多了。”老马喝了口酒说。

他可是代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，特地从北京赶来祝贺的。他是高峰当年北大同寝室的铁哥儿们，高峰的人生观受他的影响还不小，他女儿马菁目下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就读，刚考上本系的硕士研究生，周末常来“新世纪”做实验，算是积累工作经验，也捞点外快。

马菁亲昵地搭着高峰的肩膀说：“高叔叔，你还欠我一顿西餐。”

“对，等我忙完这阵子。”高峰笑呵呵地抚摸着她的头。

“菁菁，怎么回事？”老马被搞糊涂了。

马菁挽着爸爸的手：“高叔叔答应我，考上研究生请我吃西餐。”

“小小的奖励。”高峰竖起小拇指。

老马举手敲了敲女儿的脑袋：“这丫头，你读书是为别人吗？”

高叔叔哪有这么多时间？”

高峰马上说：“抽个周末，我亲自开车去接你，到上海滩上最好的‘红房子’吃大餐。”

一旁的张晓蕾见马菁得意忘形的样子，板下脸朝她瞪了一眼。马菁也不示弱，皱起眉头，回报了一个更强烈的蔑视眼光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几年前张晓蕾第一次见到她时，感觉就不是很好，也许是同性相斥的原因吧。

老马傻乎乎地朝四处张望，问道：“怎么没见你洋太太？”

高峰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：“可能刚下飞机，今晚肯定会来的。”

张晓蕾补充了一句：“已经派人去机场接了。”

正闲聊着，提前中年发福的罗永康一步三摇，领着好几个牛高马大的洋人走过来。他们分别是美、英、法、澳大利亚等国的驻沪总领事或商务参赞夫妇，高峰和张晓蕾马上迎上去，用熟练的英语和他们对话，传出阵阵笑声，好不热闹。

美国总领事脱口问晓蕾：“张小姐是美国哪一所大学毕业的？”

“领事大人，很抱歉，我从未跨出国门半步，是个标准的爱国派。”晓蕾笑盈盈地答道。

“太不可思议了！能讲这么一口炉火纯青的美音英语。那一定是外语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了？”美国总领事惊叹道。

英国总领事看晓蕾点点头，也起着哄说：“不简单！这可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啊。”

晓蕾耸耸肩：“我们的口语老师都是美国教授，没什么奇怪的。”

高峰看着晓蕾，好像欣赏着自己的一幅杰作，得意地说：“她不但能讲流利的英语，还会讲法语。当初招她进来，可是两百多人中挑选出来的。”

法国副总领事马上改用法文，对张晓蕾说：“难怪！贵国有百

里挑一的成语，想不到张小姐是两百挑一啊。”

张晓蕾也用法文说：“我的法文可是有限公司啊，只学过一年，还要向你多多请教。”

“太好啦！有这么漂亮的安琪儿做我的学生，我得多喝几杯红酒了。我看啊，干脆到我们领事馆工作吧，一箭双雕。”法国副总领事举着酒杯，风骚地说。

美国总领事对着法国副总领事说：“高先生如果肯放人，我们都要报名抢张小姐啰。”

澳大利亚商务参赞终于眉飞色舞起来：“对，咱们四家公平竞争吧。”

高峰凝视着晓蕾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张小姐可是咱们的宝贝啊，怎么舍得放？除非她自己想跳槽。”

美国总领事夫人趁机说：“张小姐，还不叫你老板加工资？”

“加工资？我也想啊。”正在大家谈笑风生之际，一个银发苍苍的不速之客闯进来。

高峰见状，马上向大家介绍：“各位，这是我最爱说话的父亲大人。”

众人发出惊叹，西装革履的高嘉诚一一和各位握手。如果不是满头白发，那精神抖擞的样子根本不像年过七旬的老人。从他的打扮和谈吐就知道，是个见过大世面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也是上海滩上典型的文化人。他的来头的确也不小，退休前是交通大学工学院的副院长、国家一级教授，如今是市政协的常委，整天忙着考察，也常去北京开会。

“非常抱歉，刚才打断了你们的话，加工资比什么都重要啊！”带着金丝边眼镜的高嘉诚双手作揖，继续用英语和大家交谈。

美国总领事夫人点点头，带着钦佩的目光对高峰说：“想不到，令尊的英语发音这么清晰、标准。”

“上海真是与众不同的城市，马路上随便碰到一个男女老少，

都会跟你讲几句英文,所以在这里根本不怕迷路……”英国总领事夫人感慨地说。

高峰扶着爸爸的手,对大家说:“他到美国比我还早啊。20年前,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,就是他叫我到哈佛留学的。”

“几年前,也是我叫他回来创业的。”老高兴奋地补充一句,流露出自豪的神情。

美国总领事笑得合不拢嘴:“原来是‘海归派’元老啊,令人钦佩!”

众人终于得到了答案,向高老先生点头示意。高峰正在向四处张望时,见到姐姐挽着母亲迎面走过来。

“小峰,生日快乐!”母亲走近,拉着高峰的手轻声说了一句。

“各位,这是我最亲爱的妈妈和姐姐。”高峰握着母亲的手不放。

会听会讲中文的美国总领事,皱着眉头问高峰:“今天真是你的生日?”

“巧合而已。”高峰点点头。

美国总领事夫人是一个中国通,听说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的博士,她用一口流利的国语讲道:“难怪!命中注定高峰先生要发达。8月8,发又发,上市加生日,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巧合啊……”

张晓蕾见几个洋人呆若木鸡的眼神,快速用英语翻译了以上的话,他们都朝高峰竖起了大拇指。

英国总领事带头举起酒杯:“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历史巧合干杯吧!”

“感谢各位,也谢谢妈妈。”高峰右手举杯,左手搂着妈妈的肩膀,亲密无间。

10点整,高峰、罗永康和市府官员、驻沪领事等要人,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站立在大型荧光屏前排,所有嘉宾都从四周座位上

拥往会场中间，无规则地站立在他们后面。

酒会男女主持人站在最前方的麦克风前，面对众人，男的穿着黑色燕尾服，英俊潇洒，女的裹着一身得体的玫瑰红旗袍，曲线分明，尽显中西合璧风姿。

男主持人操着浑厚的普通话作开场白：“诸位来宾，庆祝‘新世纪生化有限公司’上市酒会正式开始。先让我们收看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纽约现场画面。”

女主持人马上用清脆的英文复述，大家都注视着荧光屏，映出麦玲、卢森堡以及沈俊伟、邵文龙、常健、牛新汉等造势团成员，在纳斯达克大厦前的画面，他们在标有 GBT(公司英文缩写、上市代号)的广告显示牌前肩并着肩，个个手舞足蹈地举起 V 字型手势。

此时，画面上是麦玲一个人的面部特写镜头。她长得不算漂亮，但五官端正、皮肤红润，尽管无情的鱼尾纹已爬上了眼角，而那自然的短直发似乎掩盖了她的实际年龄，至少看上去要比 38 岁年轻好几岁。她幸福地挽着洋夫婿卢森堡，不停地抿嘴微笑。

同步传来她的一口京片子：“各位，你们好！纳斯达克开盘两小时以来，我们‘新世纪’的股价已升到 27.6 美元，升幅高达 20%。在此欢乐的时刻，衷心感谢为‘新世纪’作出贡献的每一个人。”

荧光屏上跳出鲜红的字眼“新世纪开市大吉！”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鼓掌声，“欢乐颂”音乐奏起，10 瓶香槟同时启盖，酒香四溢。

男女主持分别用中英文说：“各位，现在请上海市廖副市长讲话。”

一身西装革履的廖副市长走上前，转过身面对众人。他从男侍应托盘上拿起一杯酒，高举酒杯说：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首先让我们为‘新世纪’上市大吉干杯！”

接着，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发言稿，年轻的女主持人拿着英文稿站在旁边。他舔了舔嘴唇，慢慢道来：“各位朋友，再过三个月，

中国就要加入 WTO, 欢迎更多硅谷精英和留学生回流浦东创业。据统计, 上海近年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总人数已达到两万六千人, 占全国的五分之一, 留学人员企业已有 1500 多家, 占全国的半数, 注册资金超过 3 亿美元。在上海, 我们已建立了 5 个‘莘莘学子创业园区’, 其中浦东张江、嘉定留学生创业园区, 已成为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示范基地。”

廖副市长抬头朝众人看了一眼, 继续说: “实践证明, 留学人员企业直接促进了上海新经济的发展, 他们带着高科技专利或成果赴上海创业, 有的处于世界科技领先地位, 并在一些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, 有些产品已获得中国国家证书并投入批量生产, 今天在美国上市的‘新世纪生化有限公司’,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借此机会, 我仅代表上海市委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再次呼吁, 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努力, 更上一层楼, 让我们共同把张江建成名副其实的‘中国药谷’……”

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, 男女主持人同时用中英文说: “现在请‘新世纪’创办人、现任总裁高峰先生致辞。”

他看了看手表, 好像心事重重。他走上前, 习惯性地摸了一下领带, 面对众人脱口而出: “首先感谢上海市府和浦东新区及张江区多年来的真诚帮助, 本公司将一如既往, 集中人力、财力继续研发抗癌新产品, 寻求海内外著名药厂合作, 推出更多更好的药品。众所周知, ‘生物导弹 1 号’ 抗癌新药正在美国做第二期临床试验, 很快会进入第三期, 相信美国药管局在短期内会批准新药上市, 解救濒临绝望的癌症患者。在此,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 本公司着手准备的‘生物导弹 2 号’ 抗癌新药研发, 打算完全在中国做临床试验, 期望新药首先在中国市场推出。”

廖副市长一反常态, 兴奋得主动冲上前和高峰握手, 显然是为自己刚才的呼吁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答而高兴。镁光灯一闪一闪, 犹如夏日的闪电, 数名记者拍下了这一珍贵镜头, 电视摄像记

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“这可是头条新闻啊！‘生物导弹2号’将在中国市场首先推出。”廖副市长仍沉浸在兴奋中，马上对旁边的几个记者说。

一阵欢呼声后，美国总领事应邀上前讲话，他激动地用半生不熟的国语说：“各位来宾，我要讲的都被他们两位讲光了。这里，只是告诉大家一个特大消息，今天也是高峰先生40岁生日，我希望‘新世纪’和高峰像今天的日期一样——发发。”

全场再一次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掌声，这震耳欲聋的巨响好像要穿透屋顶，向四周扩散，墙壁也要燃烧一样。两位主持人趁机宣布，请大家随意用餐，尽情欢乐。

话音刚落，张晓蕾匆匆走到高峰面前，咬着他的耳根说：“小余刚从机场打来电话，根本没看到芭芭拉的人影。”

高峰一愣，再次看手表，皱起眉头说：“两天前说好，今晚一定会赶到上海的，她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红光满面的高峰，脸色突然变白了。机灵的张晓蕾马上端来一杯橙汁，换下他手中的香槟酒，高峰会意地朝她点了点头，并关照她好好招待各国领事。

高峰躲到会场一角，用手机致电波士顿的家，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，再打芭芭拉的手机，根本就没开。他一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只好在角落里快步来回踱步，以减轻心烦意乱的心。正在万分焦虑之中，张晓蕾领着他父母走到面前。

妈妈拉着他的手，担心地问：“小峰，芭芭拉没出什么事吧。”

他摇摇头，作出一副无可奉告的样子，站在那儿不停地抓头皮，好像做错事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挨骂。父亲没有讲一句话，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父子俩对视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高峰终于开口：“没关系，天塌下来，我都顶得住。爸爸，你们先去招呼市委领导吧，我马上就来。芭芭拉的事，等散会后再讲。”老两口子刚走，周天明和太太向高峰他们招手。乍一看，谢婷婷是

个非常艳丽的少妇，那身黑色丝绸吊带裙和白色高跟鞋，恰到好处地衬出她高挑性感的身材，走近细看，皙白脖颈上的金色粗项链，使她的高雅打了折扣，再加上浓妆艳抹，就变得有点俗气了。不管怎样，并不影响她摩登女性的形象，配边上的周天明是绰绰有余，甚至使人马上想起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的俗语，两人站在一块儿看上去她还高一点儿，周天明不但皮肤黝黑、眼睛细小，还略带驼背，鼻梁上的那副黑宽边眼镜好像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，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款式了。

四人相遇，谢婷婷劈头盖脑地来一句：“终于找到今晚最风光的人物了。”

高峰感到来者不善，马上赔不是：“嫂子，今晚的事太多，招呼不过来，还请多多包涵。”

“我们小人物一个，只是想当面恭贺您，双喜临门啊，几个世纪才碰到一回……”她越讲越有劲儿，周天明跟她摇摇头，她故意不理。“小人物今天还是第一次到伟大的浦东来，原来乘地铁也要这么长时间，还第一次知道……”她还在念念有词。

“对不起，高总很忙，我们要去送贵宾。”张晓蕾见她没完没了的样子，果断下逐客令。

谢婷婷不买账地拉下脸，瞪起眼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在跟我丈夫的结拜兄弟讲话。”

张晓蕾也一本正经起来：“周太太，身为办公室主任，本人有权安排我上司的一切活动。”

“上床也要你安排吗？”谢婷婷耍起无赖来。

“无理取闹，失陪了。”张晓蕾拔腿就跑。

高峰无奈地耸耸肩，边走边说：“嫂子，真对不起，有话呆会儿慢慢讲。天明，我们先去送客。”

周天明朝高峰挥挥手，拉着太太的手说：“你对高峰怎么可以这样？他的压力够大的了，为了今天上市，已经 40 多个小时没合

过眼了。”

“谁来同情你啊？一个小秘书都爬到你头上撒尿了，什么结拜兄弟，狗屁都不值……”她大力甩开周天明的手，气急败坏地朝卫生间方向走去。

周天明看着太太的背影和那熟悉的飘逸长发，默默地摇了摇头，比任何时候都感到陌生。他刚转过身来，正和罗永康撞个满怀。

“是你啊，老兄。高峰呢？”罗永康一把抓住周天明的手，以免他弱小的身子跌倒。

“去那里送客了。”周天明指着右前方。

“听说芭芭拉还没到上海，他一定很急的，我去找他。”说罢，罗永康兴冲冲地走了，略胖的身子走起路来一抖一抖的，但依然十分灵活。

罗永康在厅内逛了好几圈儿，才觅到高峰的人影，走到他身边时已是气喘如牛，高峰正和市场开发部经理祝青山及另一个年轻女人闲聊。

高峰见罗永康来了，好像找到了替死鬼一样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呵呵地对着旁边矮小的女士：“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，康小姐，这就是我们的总经理罗永康，有关融资的事可以直接找他谈。抱歉，失陪了。”

罗永康失望地看着高峰远去的人影，埋怨自己太无能，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插不上去。他心不在焉地接过康颖颖的名片一看，原来她是“达利创投公司”中国部的经理。

康颖颖似乎看出了罗永康的不屑一顾，马上解释：“我们的总公司也在华尔街，我在那儿做了两年多，浦东的分公司今年初刚成立的。事实上，我在华尔街时就瞄准了贵公司，但错过了良机，也许我们以后有合作的机会。生化领域都是大项目、大买卖，多一家投资公司有备无患。”